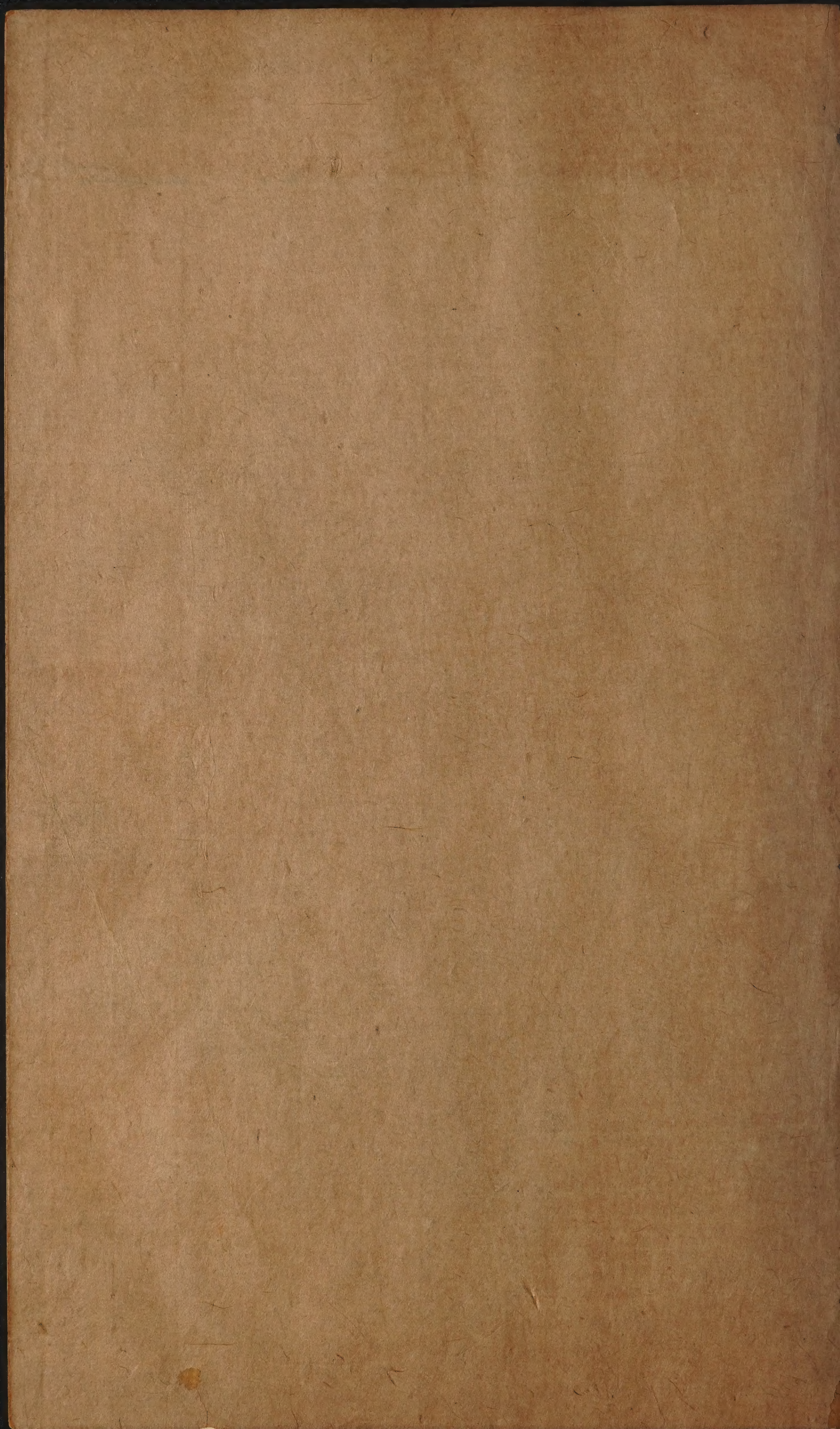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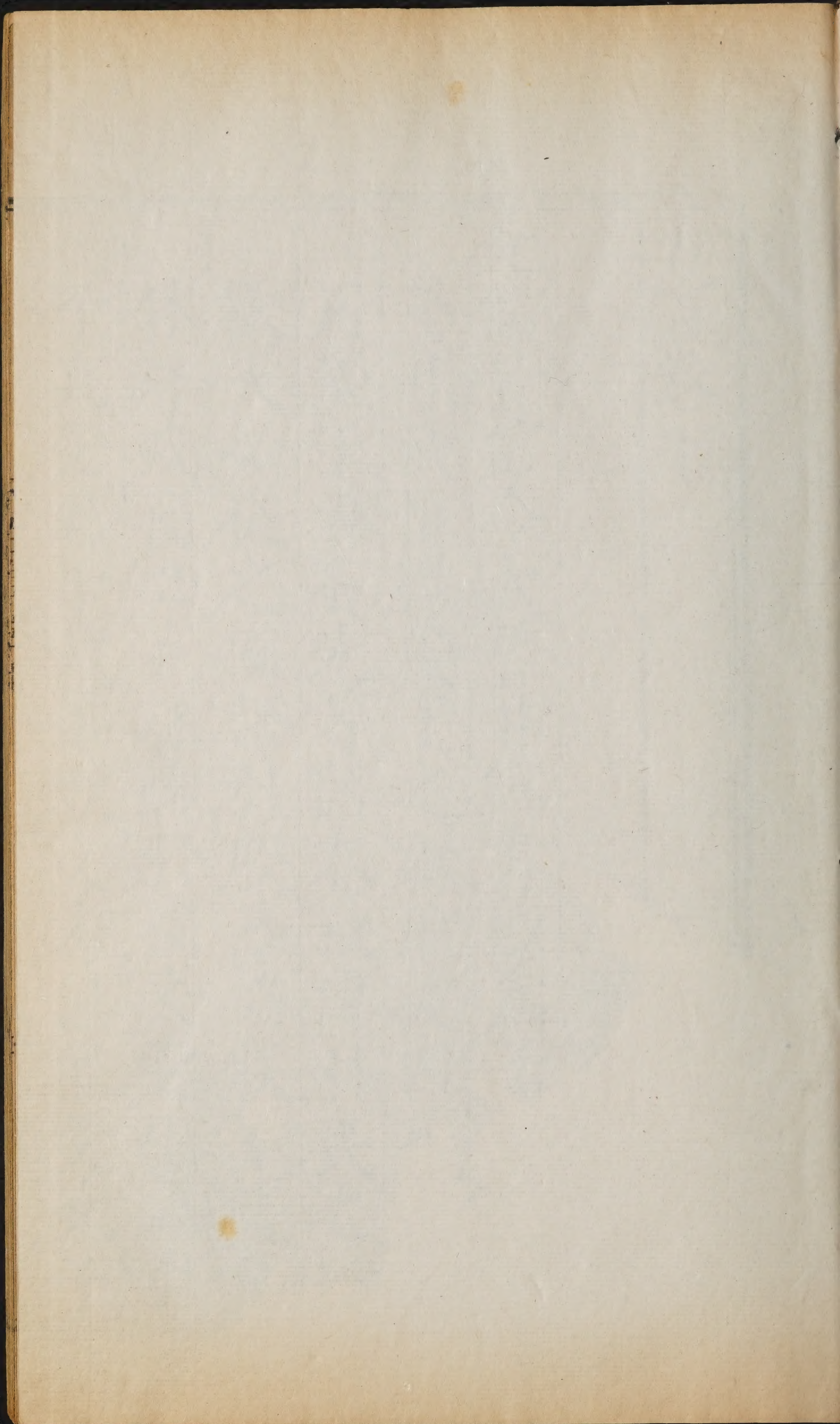




古言卷下

[illegible]臨[illegible]

先儒皆信今太誓非僞書以爲[illegible]
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illegible]
用張于湯有光等語春秋傳引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ㅣ襲于
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皆僞太誓所無遂信以爲此眞太誓焉知好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之信故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誓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

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
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
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劓截鼻五刑之一刵截耳五刑所無呂刑
以劓刵爲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
何校滅耳康成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未
審是劓否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據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留周公治洛七年而薨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
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
稷一非是豈作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
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漢說社稷
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
牢

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泰
誓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又以后土爲社

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嘉靖中分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小劉炫也

武王定鼎郟鄏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水上以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

乃卜河南澗瀍之間爲王城吉又卜瀍
水東爲下都以遷殷民亦吉二地皆在
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厥後平
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
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
卜河北黎水者以近紂都爲其民懷土
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六年留洛者七年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

後爲封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
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
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爲成王
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
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
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
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
終又叙戊辰烝祭雖冬禮之常告文

專爲留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
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皆史逸作
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
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
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漢儒以爲即位
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說有
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
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

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専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説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亡

微子是帝乙元子故三仁自請自獻之

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

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答

言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相答巳而

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囚之奴

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

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

微時尚爲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
微爲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
將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
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
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
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爲君箕
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微子亦爲執政
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并無親

賢其如不用何

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

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

庶姓

自奄至於宗周歸於宗周亦在周王徃新

邑即辟於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

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毖殷頑民遷

於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為

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於豐
畢命步自宗周至於豐可見專稱鎬京
爲宗周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
階戺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
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
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也次東西垂次
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

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畢門即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外也

周禮職金　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

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

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
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
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
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
種庫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
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
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

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始皇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云考之漢世內地無戎夷

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公之寡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明益與舜禹稷契皐陶事堯皆有大功德故禹薦益於天執大圭而命之曰爾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

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誰故曰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而有天下若是促者非益之劣於稷契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曰皋陶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皋陶子乎唐三百年皋陶之後也

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皆所以形爲琢飾文有麤縟欲其愼行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穀璧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稼蒲葦之文經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寸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

謂之環

商聖賢之君在有天下後周在有天下前故商治道盛而國祚減於周周國祚永而治道劣於商夏禹功德兼隆而前無太王王季文王後無太戊武丁祖甲故其國祚治道皆不及商周漢唐宋歷年亦永幸矣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

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後字文雖變字體皆同周宣王以前皆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之字字有六義至於三代不改及秦周篆書焚典籍而古文絶許愼說文言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

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新莽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非古文矣

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

傳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既久共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

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受舜既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群聖賢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始舜命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教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教之在寛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冑子

以詩歌聲律禹欲教頑讒以俟明撻記
書識颺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
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
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
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
而百行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

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
子
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
神堯非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
云乎受命於神宗
平王去豐都成周即今河南府周公所營
王城豐爲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
周此乃下都即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即

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敬王之後
又謂王城爲西周下都爲東周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
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
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
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
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
黃帝史官

諡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公敘諡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觀之諡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唐堯甲辰年即位凡一百三年帝舜丙戌年即位凡四十八年大禹十年成湯十

三年武王七年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他不着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天地華夷之界眞有意大漠限北秋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闢西北境漸蹙東如故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

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
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常山之右乃東循
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
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
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
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
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

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邐邐而東南西

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
兾豫兖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
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
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
之山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黒水是兩黒水
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黒水爲雍
梁二州之界觀導黒水至於三危入於

南海一黑水爲是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兖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

漢史言匈奴漠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黃

河之北也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　河流南折橫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抵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閡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皆是砂礫無水草名爲太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漠南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武帝

遣衛青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爲我有
虜欲渡磧而南無駐牧之地故語及陰
山必哭虜騎馳突嘗在太磧之外三受
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虜出没踪跡
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
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而中國困矣
中國之水南江爲大北河爲大四夷之水
北混同江南富良江東鴨綠江西流沙

河爲大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
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
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
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
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
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
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

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東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於淮小於江然郭時河非禹時

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
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
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
河徃時河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　不
啟於禹時也河亦何減於江哉魏莊渠
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
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尅水
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尅

火而水旺此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濶亦是此理不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五行皆然火旺於夏其燄不揚火囚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陰陽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
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
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
只四水　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
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
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
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

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江音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議古書也況江漢合

流同滙於彭蠡既[illegible]而東合而復分至
海口而復合入海[illegible]同爲逆河入海也
若以蘇說爲非今[illegible]江流則今之江流
亦非書之北江中[illegible]矣安得遽以書之
中江北江爲誤而[illegible]今之江流爲足據
耶舊志西楚霸王[illegible]廟在和州江中去岸
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
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

江中謬甚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眞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兖者蓋須入山海

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兖遠矣若屬青州
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
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兖地
甚狹
沱潛灉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兖多灉豫多
沮滎多沱荊多潛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於四海禹敷下土方
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

爲分别九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
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
水土隨山刋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
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
綱領即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
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與碣

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貢惟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陜西漢中金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發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

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當爲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爲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即桓西戎即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

壼口雷首至於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

於碣山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
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於大岳王
屋碣石千里而遥又東河之山長於南
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江漢朝宗於海書於荊州者二水發源於
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荊
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
無所壅下有所洩

